

一寸山河一腔血
从秘史一卷书

民国风云秘录丛书
MIN GUO FENG YUN MI JU CONG SHU

MG FYMLCS

风华绝代

民国才女佳人实录

张爱玲文笔倾倒几代男女，却与
又奸恋爱惹出无尽麻烦；阮玲玉屡遭
婚变，人言可畏，一代名伶一缕芳魂
归天外；关露一曲情歌风行全国，却
神经失常牢底坐穿；才女丽人，可人
心迹，动人行为，新裁佳作，温婉哀曲。

《民国风云秘录丛书》

风华绝代：
民国才女佳人实录

姚 君 编

团 结 出 版 社

新登记号(京)174 号

DK 16/38
3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华绝代: 民国才女佳人实录/姚君编. —北京: 团结出版社,
1994. 8

(民国风云秘录丛书)

ISBN 7-80061-984-2

I. 风… I. 姚… III. 妇女—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IV.
K828.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8562 号

责任编辑: 张小琳 版式设计: 李 莉

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河北省〇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50×1168/32 开 印张 10.375 字数 270 千字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9.80 元

目 录

上编 才女丽人大写真

一代文豪冰心之青春少女时代…………… (3)

- 冰心父亲谢葆璋参加过甲午海战
- 冰心激情洋溢地加入了五四运动的洪流
- 19岁发表第一篇爱国的随笔
- 《斯人独憔悴》小说一鸣惊人
- 大海的女儿与冰雪聪明的学子

熊凤凰夫人传奇…………… (53)

- 曹聚仁称其为北京大学的一位“新闻人物”
- 姊妹3人均以聪明、美貌闻名遐迩
- 与相恋多年的未婚夫解除婚约
- 吴宓单相思于毛彦文
- 38岁的女教授与66岁的前国务总理结婚,引起轰动
- 一生从事慈幼院工作

默片艳星杨耐梅…………… (68)

- 知名度在当时不亚于政府总理
- 出身大富商之家
- 初试锋芒,声震影坛

- 巅峰时期，光彩无比
- 张宗昌出巨资请杨组办公司
- 吸食鸦片，毒瘾很大
- 晚年行乞街头

中国第一位“影后”张织云 (78)

- 第一位荣登“后座”的女性
- 招聘演员中的佼佼者
- 所演影片创下默片时代票房收入的最高纪录
- 恩爱3载，劳燕双飞
- 与大茶商唐季珊同居，与阮玲玉成为情敌
- 红极一时的“电影皇后”不知所终

一代影星阮玲玉 (87)

- 3月8日自杀弃世，年仅25岁，凭吊队伍长达十多里
- 童年的梦里，尝到的是人生的苦果
- “我要作个自立的女子”
- 母命难违，年仅二八便嫁给混世阔少
- 主演《挂名的夫妻》，一片走红
- 影坛两皇后：胡蝶、阮玲玉
- 中国默片时代的巨星和骄傲
- 不到10年主演29部影片，扮演过各种角色，差不多是一部中国社会大观
- 两次婚姻铸大错，被逼而死

下编 才如江海情如丝

陆小曼和徐志摩的浪漫姻缘…………… (145)

- 胡适对陆小曼赞不绝口
- 蜚声北京社交界的名媛
- 徐志摩爱上好友之妻
- 刘海粟撮合陆徐婚姻
- 陆氏乃 20 世纪 20 年代震动中国文艺界的“普罗米修斯”
- 毛泽东曾过问陆小曼的晚年生活
- 一代才女，旷世美人，抑郁而终

王映霞与郁达夫 13 年恋婚欢悲曲 …… (157)

- 女性梦寐以求的理想：“几生修到才子妇”；男性追求的目标：“添香伴读人如玉”
- 郁氏名士风流，动辄携妓宿娼，王氏不甘寂寞，感情走私，结果由山盟海誓到覆水难收
- 王氏具备美女、才女六大要素
- 有妇之夫与未婚少女的狂恋
- 报纸上夫妻大打笔墨官司
- 对感情事，王映霞比郁达夫要洒脱

萧红与萧军的悲欢离合…………… (253)

- 萧红父亲是个贪婪、吝啬、凶暴、失去人性的财主
- 19 岁少女逃婚，投奔老师又被骗婚
- 与萧军初次见面大出意料
- 侠男烈士、洪水奇缘、患难夫妻

- 漂泊青岛又流浪上海
- 写信向鲁迅求救
- 萧红独赴日本求学
- 夫妻终至分手
- 庸医误诊，盖世才华女作家英年早逝

谢冰莹与黄震的欢悲曲…………… (315)

- 50年之久仍念念不忘的情人
- 4次抗婚出奔，两度入狱，浪迹四海的才女
- 参与闽变，出任妇女部长遭通缉
- 怒斥溥仪代表
- 以民族国家的前途为重
- 不期相恋，不期结合，不期分手

上
编

才女丽人大写真



一代文豪冰心之青春少女时代

卓 如

- 冰心父亲谢葆璋参加过甲午海战
- 冰心激情洋溢地加入了五四运动的洪流
- 19岁发表第一篇爱国的随笔
- 《斯人独憔悴》小说一鸣惊人
- 大海的女儿与冰雪聪明的学子

战胜者的厄运

北京，基督教公理会的教堂，披上了节日的盛装，贝满女子中学1918年的毕业典礼正在进行。会场里洋溢着庄严、欢悦的气氛，按学校的惯例，应届毕业生中成绩最优秀者要代表全班致词。获得第一名的谢婉莹（冰心的学名），迈着轻捷的步子，登上了讲坛，多少双秀丽的眼睛注视着，她的心怦怦直跳，她停顿了一下，让自己镇静下来。接着，就用清脆、响亮的声音，代表全体毕业生作了辞师别友的演讲。她讲得那样亲切、委婉，那样富有感情，在座的同学们，眼里都含着激动的泪花。

中学毕业，谢婉莹踏上了生命历程中的第一个十字路口。这是决定将来生活道路的关键时刻。当时，一般女孩子很少考虑读书、工作、干一番事业，而是想找一个好丈夫，建立一个温暖的家庭，生儿育女，终生有个依托。婉莹的父亲谢葆璋，这时正在海军部军学司担任司长，思想比较开通，主张女孩子长大了也应

该和男子一样出去就业。母亲杨福慈，曾经对谢婉莹讲过一段痛心的往事：

母亲 18 岁的时候，在她哥哥结婚的前夕，家里的长辈们忙着布置新房，她在旁边高兴地插上一句，说“小桌上是不是可以放一瓶花？”

话音刚落，她的一位堂伯母就白了她一眼，接着说：“这里用不着女孩子插嘴，女孩子的手指头，又当不了门闩！”

这句话对杨福慈的刺激很大，因而她常常提醒谢婉莹：“现在你有机会和男孩子一样地上学，你就一定要争气，将来要出去做事情，有了经济独立的能力，你的手指头就和男孩子一样，能当门闩使了！”

可是当时知识妇女就业的道路很窄，除了做教师，就是当医生。因为母亲体弱多病，谢婉莹和医生接触的机会比较多，特别是对西医的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等等挺感兴趣。母亲对西医的听胸、听背的诊病方法，很不习惯，那时女医生又特别少，为了将来给母亲看病，谢婉莹就决心学医。对她的选择，父亲也表示赞同：“古人说，‘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东亚病夫的中国，是需要良医的，你就学医吧！”

于是谢婉莹就由贝满女子中学直接升入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理化科的预科。

北京协和女子大学是美国基督教教会办的一所女子大学。1864 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贝满夫人来北京，在东城大柵鸽市创建贝满女子小学，学校逐步发展，1895 年开始成立四年制的贝满女子中学。1900 年校舍被毁，1902 年在原址重建校舍，向南扩展，直通灯市口大街。1905 年增设大学课程，附属于美以美会、长老会、公理会、伦敦会等教会组织的华北协和学会内，称为协和女子大学。1916 年迁往佟府夹道。次年，为了提高女子大学的程度，华北协和学会董事部通过了协和女子大学、协和大学、协和神学院三校合并的议案。课程设置逐渐完备。校内分正科（四年）、高

等师范科、高等幼稚科、理化科（二年）。校长是美国欧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的博士麦美德女士（Miss Minen）。学生人数为全国的女子大学之冠。

佟府夹道是一条幽静的曲巷，清脆、疏朗的铃声尚在空中回荡着，女大学生们温文尔雅地相互谦让着涌出了课演堂。在理化科一年级教室的门口，一个女生扭过头去，朝着后边的一个身材苗条的女同学，柔声问着：“谢婉莹，你这会儿就回家吗？”

“是呀，你到宿舍去啦，明儿见。”谢婉莹象往日那样径直朝校门走去，她突然发现今天的校园里有些异样，高年级的同学们一堆堆地凑在一起，脸上都带有惊喜、兴奋的神色，在谈论着什么大事似的。尽管她刚入学不久，和高班的同学还不熟悉，但她还是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那不规则的、高低不一的声音，自然地传送到她的耳朵里来：

“世界大战结束啦，这下可好了！”

“德、奥同盟国签字投降，我们胜利了！”

“我们是战胜国，以后就可以和世界的强国并驾齐驱，有权废除不平等条约……”

“公理终究战胜了强权！”

一股激昂的情绪猛烈地撞击着谢婉莹的心坎，一缕崇高的情感在心头涌溢着。

风雷中的雏燕

在北京东郊民巷的一间不大的病房里，谢婉莹坐在窗下，听着二弟谢为杰睡眠中均匀的呼吸声，她宽心地翻阅着手中的书本。她的二弟因为得了猩红热后，要做耳部的手术，她特地请假陪着二弟住在德国医院里。婉莹正看得入神，为杰却悄悄地坐了起来，那稚嫩的童声响起：“莹哥，我醒了。”

“再睡一会儿。”

二弟带着撒娇的意味：“不嘛，我玩什么呀？”

婉莹沉吟了片晌，心想，刚刚 10 岁的男孩子，关在病房里好几天了，可以哄他消磨时间的东西都玩过了……为杰看看姐姐寻思不语，活泼的小脑瓜，又转动起来：“再讲个故事吧！”

婉莹讲得激昂慷慨，为杰听得聚精会神。谢家的女佣张妈轻手轻脚地进来了。她还没来得及把送来的换洗衣服从包袱里拿出来，就赶忙告诉婉莹说：

“今天街上有好几百个学生，打着白旗游行，嘴里不断地喊着口号，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婉莹从这简短的叙述里，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就顺口问道：

“他们都喊什么口号来着？”

张妈的兴致更高了：“他们先是一个人领头喊，接着大家都跟着喊，声音可齐了，还全都把小白旗举起来。我听着好像是喊：‘打倒卖国贼！’还喊‘争主权’什么的，我也没听真……”

婉莹怕张妈回去路上不好走，就打发她赶紧回家去。

张妈走后，婉莹的一颗火热的心也随张妈出了德国医院，飞进挥舞白色小旗的街衢……她突然想起陪为杰住院前，曾风闻驻日公使章宗祥回国时候，数百名中国留学生，赶到东京车站，大叫卖国贼，把写着“卖国贼”、“矿山铁路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的掷向车中……

谢婉莹坐立不安，事事无心，熬到了黄昏，正在京汉医院任职的表兄来了，尚未坐下，就兴奋地讲开了：“北京的大学生真了不得！为了阻止北洋政府签订出卖青岛的条约，昨天晚上，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开大会，听说高师（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等许多学校都派学生代表参加。会上学生们争着上台讲演，个个激昂慷慨，讲到沉痛处，声泪俱下，他们呼吁‘维护民族尊严’、‘保卫主权和领土完整！要求严惩卖国贼。’”

讲到这里，他略为停顿一下，婉莹插进来问：“有没有我们协和女大的代表参加？”

表兄迟疑了，“没有听人家说起协和女大，你们是教会学校，恐怕不一定会参加这些活动。”婉莹蹙眉点了点头。

表兄突然想起来，“听到医院来的人说，北大开会时候，有个学生当场撕破衣襟，咬破中指，用鲜血写了‘还我青岛’四个大字。”

表兄的话音刚落，静心倾听的为杰突然问道：“表兄，咬破手指头不疼吗？”

“傻孩子，写血书是表示下了决心的，爱国还怕疼吗？”

表兄越说声音越高：“今天各校学生据说有好几千人，人人手里都拿着白旗，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条！’‘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宁为玉碎，勿为瓦全！’‘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来到天安门后，又开群众大会，然后列队走到最繁华的正阳门外热闹市街上示威游行，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抵制日货！’游行队伍转到东交民巷西口使馆区示威时，被使馆巡警拦住了。大队人马经过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直奔赵家楼，进入曹汝霖公馆，可惜曹汝霖先逃跑了，躲在曹宅的章宗祥，被学生们发现了，把他狠狠揍了一顿。后来赵家楼就起火了。大批军警开到，把许多学生都给抓走了。”

婉莹听得又是高兴，又是愤慨。她送走表兄后，心里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想到围墙之外，那浩浩荡荡挥舞旗帜、高呼口号的同学，想到那赵家楼的熊熊大火，而自己却呆在宁静的病房里，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

第二天，谢婉莹带着二弟从医院回到家里后，就匆匆忙忙赶到学校销假。刚走到校门口，看见昔日幽静的校园完全变了样。许多同学都站在院子里，激愤得面红耳赤。有人高声读着传单：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的并吞青岛、管理山东的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真理。务

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当念到“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时，谢婉莹已热泪盈眶了。

接着，北京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华北协和女子大学诚然是教会学校，但它是美国的基督教公理会办的，而学生运动的目标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它也选出了4位代表和北京的各女校组织后援会。协和女子大学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迅速成立了学生会，谢婉莹被选为文书。

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是女学界联合会的第一团，作为文书的谢婉莹参加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的会议，那些大姐姐们的爱国言论，学生运动逐步扩大、军阀政府慑于群众运动的威力而释放全部被捕学生的消息，都激励着她，使她更加坚定，更加勇敢地投入斗争。

各校复课后，军阀政府并没有改弦更张，一方面继续压服学生，下了一道污蔑、恫吓学生的命令，说什么以后要严禁学生“干预政治”，禁止“学生集会”；而对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等“请求辞职”表示“慰勉”；同时在国务会议上，通过了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决定。

面对军阀政府卑劣的行径，学生们展开了更大规模的爱国斗争。5月19日至21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宣告罢课，在宣言中要求政府：“本全国人民之公意，对于青岛问题出不签字之决心，以固国土；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以除国贼……撤废筹备学生明会，以重人权。”

根据学生联合会的决定，学生们广泛开展宣传活动，纷纷涌上街头，向市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大街小巷，到处都有学生在演讲、散传单、呼口号，上街宣传的人数逐日增多。6月4日，

谢婉莹和成千的女学生一样，冲出校门，三五成群地挥舞着旗帜，在街头宣传，沿街沿户地进入商店，对着怀疑而又热情的脸，讲着人民必须一致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反对军阀政府卖国行为的大道理。

大队军警出来镇压爱国运动，抓去学生 800 人，以致警察局的监牢、拘留所都无法容纳，连北京大学法科礼堂都改作临时监牢。

尽管军阀政府派出大队军警，用马队闯扰听讲群众，大量逮捕学生，但是参加街头演讲的学生却从 2000 多人增至 5000 余人。

在积极开展宣传活动的同时，爱国学生还展开了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活动。协和女大学生会告诉大家，从学联传来的消息说，北京的 50 多个行业的商人在总商会开会议决一律不再贩运日货；学生和商人联合组织国货维持会，动员各商店停售日货。同学们都很兴奋，有的说，“别的学校利用手工课做米达尺，糊信封，我们抵制日货，也应该做出东西来卖。”

“我们做手绢怎么样？”

“再绣点花就更好了。”于是绣手绢的活动在协和女大展开了。谢婉莹也跟同学一起埋头学绣。

军阀政府对爱国学生的大规模残暴镇压，愤懑和仇恨在各阶层群众中迅速扩展，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接着各大、中城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爱国商人罢市。在这强大的压力面前，军阀政府不得不于 6 月 10 日急促决定同时罢免曹、章、陆。驻巴黎的中国专使，也被迫不签署“巴黎和约”。

斗争取得胜利的消息传来，谢婉莹和她的同学们无不欢欣鼓舞，因为里面溶进了她们的一分力量。

“五四”的风雷，锻炼、培育了这只娇嫩的雏燕，使她的羽毛逐渐丰满起来。

“五四”运动 3 个多月后的一个早晨，北京地方法院的门口，人群簇拥，闹哄哄的。警察比平日增多了，一个个神色紧张，对

着那一群群逼近来的青年学生，就更加失去和善，显得阴森和严厉。只听得一阵阵从喉咙里冲出来的声音：“没有旁听证的，不准进门，统统退回去！”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公开审讯。军阀政府为了镇压学生运动，收买学生中的败类，制造事端，进而逮捕了10多名爱国学生。学生联合会组织各校学生去旁听，实际上是向法院示威，抗议当局逮捕无辜的学生，要求立即释放。这些机警的年轻人，在警察的种种限制、刁难下，也针锋相对，七嘴八舌地喊着：

“我们都是来旁听的，为什么不让进门？”

这时，来了一位娟秀的、个子不高的女学生，警察冲着她说：

“中学生也来凑什么热闹？”

“我是协和女大的代表，女学界联合会派我来旁听的！”谢婉莹气愤地顶了一句。

“里面没有座位了，小姐还是请回去吧。”

“没有座位我就站着旁听！”

法庭，对于良家女子来说，简直可以说是“谈虎色变”的处所，谁也不愿意跟法院沾边，离得越远越好，而今天，连女大学生也要挤进去，这多新鲜！

在这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年月，北京学联的负责人和其他爱国学生，站在被告席上，而许有益、俞忠奎等秘密开会、策划破坏学生运动的“奸细”，占据着原告的位置。当主控的检察官陈诉被告曾犯殴打官吏、反抗政府、扰乱治安等罪行时，义务出庭为爱国学生辩护的著名法学家刘崇佑律师慷慨陈辞，用种种理由阐述学生们的行动是出于爱国义愤，依据法律，根本无罪。有一位被告，感动得痛哭失声，全堂随之坠泪。谢婉莹默然倾听，从内心里舒出了一口气，感到无比痛快，她深深敬佩刘律师的胆识和雄辩的口才，全场把尊重、爱戴、慰问的目光投向被告。那几个原告，反而显得踌躇不安。旁听席上表示群众意向的举动，也激励着刘崇佑律师，他的声音更加高亢，情绪也更为激昂：“如果